列子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最後出史遷不爲立傳學者遂疑爲依託以故注南華者不下數十家獨冲虛祇張湛一注孤行於世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爲之釋文宋碧虛子陳景元補其遺景元序稱曾於潛山得見徐靈府手寫列子洎盧重元注考新唐書宰相表重元爲盧思道元孫藏用之弟藏用注老子二卷莊子十二卷重元有夢書四卷均載藝文志中今並不傳惟重元所注列子自唐藝文志以下皆不著錄至鄭樵通志焦竑經籍志始有其目余於南北藏書家訪求盧注十餘年今始得於金陵道院書凡八卷楊朱一篇注佚其半其書羽翼張

間有徵引皆與古本相合宰相表云重元主司勳郎中今稱通事舍人者就其注書時而標題也沈汾續仙傳云開元二十三年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元齎璽書迎張果於常州則知重元奉詔注書之時正官通事舍人之時也由唐迄今幾及千載歷代搜奇好古之士網羅放失不遺餘力而盧注未經采録夾漈弱侯號稱淹博縹緗什襲又不廣爲流通向非入之道家遞相纂述不幾終遭沉晦耶傳寫日久譌謬滋多爲之是正文字辨張盧字句之異同補殷陳釋文所未備其有烏焉魚魯灼然可知者隨加刋正不復

存疑或辭義難通字文舛混仍其舊本未敢以臆爲斷別加考證以相參檢而已校刻既竣復得歙縣汪君孝嬰補正數條附録卷末以俟將來懼蹈班生露才揚己之譏庶守宣聖多聞闕疑之義云爾嘉慶九年甲子正月七日江都秦恩復序

敘論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撰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案張湛序作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

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元以爲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説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

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元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輙詮註其宗要竊懐智此○案此字疑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隳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

二、祈名而棄實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故有而實眞眞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

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列子卷一

唐通事舍人盧

天瑞第一

夫羣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徒愛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謂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案殷敬順釋文作无下同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謁請也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

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不生於象生化於羣化者矣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凡有生則有死爲物化者常遷安能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爲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不生者疑獨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元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化（此神爲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生化之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案張湛本作知下同）者非也（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爲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故曰有太（○案釋文作大下同）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案釋文作埒乾鑿度作畔淮南子作埒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爲氣所變有神者爲識所遷故云太易太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爲神神氣精微者爲賢爲聖神氣雜濁者爲凡爲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爲而無不爲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元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案釋文作徒曰道旁也或作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案釋文作逢音蓬蒿也逢蓬之省文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此過養乎此過歡乎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種有幾

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案釋文作鷇本又作穀穀鷇古字通老子不穀亦作不鷇布穀久復爲鷂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案釋文作莞音官一作莧轉寫誤也也老羭之爲

猨也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䐓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案莊子作箰合下句讀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爲生神之所去則爲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爲出死則爲入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終進乎

不知也進當爲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乎爲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案張湛本有本字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羣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案張湛注畫亡也釋文云畫胡麥切計策也一本作畫於義不長其終惑於數也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精神者天之分○案釋文作又又當作ナナ有之古文漢書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骸者地之有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以太清爲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爲虛假耳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死柔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案釋文作殷正也一本作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於息焉反其極矣近於性則體道惑於情則喪真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爲次馬方之馳競大可知也

孔子遊於太○案釋文作大音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釋文作保或作緥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爲其範羣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運其功形爲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啟期暮年方始爲樂是知道之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其深達至道之林

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役形也生分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爲憂汝亦何怪於我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勤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跂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

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

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
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
之息也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羣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
止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
也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案張湛本無夫字言死
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
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
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爲非迷者多矣有人去鄉
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

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案釋文作種音重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羣所謂則舉世爲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爲非矣唯有一道者知去與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案莊子問臧奚事一曰博塞問穀奚事一曰讀書盧注博塞下多一問字當是衍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爲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

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案吉祥止耳據莊子當作止止事之破碣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數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鬻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天爲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爲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長盧○案釋文作盧漢書藝文志有長盧子九篇盧盧古字通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時不得不憂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已且未知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舜問乎烝○案釋文作丞謂輔弼疑丞之官一本作

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巳身爲我前人爲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强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既不知神明之爲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强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也亦可得有夫道者邪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辯惑豈可元默而巳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以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才居君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

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勛見乎四子然後窅然汾水之陽舜之未籍亦何足怪之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譆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案釋文作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

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爲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案張湛本作認認俗字當作仞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仞也仞人之事者敗又與充牣之牣通牣滿也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

[有情故爲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爲公道違於法者則爲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爲盜也況違法封己乎]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爲盜若然者誰爲盜耶誰爲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列子卷一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逵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二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黃帝第二 此明忘形養神從元默以致真智始其養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含生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其末篇也則贊孔墨以濟人焉此其大旨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案釋文曰音每諸書無此字埤蒼作黣同音每謂禾傷雨而生黑班點也皯黣亦然也復謂黣說文無此字黣俗黴字當作黴楚辭漁父顏色憔悴王逸注皯黴黑也昬然五情爽惑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豐厚者則爲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爲生主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溺然後漸次而進之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

黭昏然五情爽惑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生苦已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淫者失於其道也含生之物咸知養已自私以爲生不知所生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爲能亦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已自私以爲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爲君子善之以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内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於是放萬機舍官○案釋文作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已而運之不封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案張湛本作帥釋文所類切或作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爲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欲者爲養生適爲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

養性者無嗜欲保自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黃帝既寤怡○案俗本作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而睡者寘於理去嗜欲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爲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案釋文引山海經曰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行百里曰姑射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曰姑射山郭云河水所經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也與今本山海經不同姑射山山海經凡兩見東山經云盧其之山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又南水行三百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海內北經云列姑射在海河洲中郭璞注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經又曰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西南山環之考東山經之姑射在臨汾縣見隋書地理志即今平陽府西之九孔山左右前後並無所謂南北姑射者則東山經之北姑射南姑射二條當在海內北經西南山環之之下敬順所引山海經乃唐時之本且言諸姑射山行列在海河之間解列字之義尤爲明據又云此章與山海經畧同據此則列子之吸風飲露云云山海經皆有之今本之脫落錯簡從可知矣後人因莊子有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之文遂以爲臨汾之姑射畢氏校刊山海經於海內北經列姑

射條下謂姑射在山西郭注誤引莊子殊不知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云云與列子之說同其爲海中之列姑射無疑至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乃臨汾之姑射山非列姑射山也上下文絕不相蒙遽以景純爲誤其未之深考歟莊子列作藐陸釋文引簡文云山邈遠也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誤後學故詳識於此

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爲養吐納真氣以爲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不

真其功若此也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碍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暨無礙則乘風而行彼羽服以往來託纖毛以騰躍者故爲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案釋文作載一本作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案釋文音居姬居聲相近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懟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觀吾之行者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案釋文音更即更字也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眄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哂明矣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音○案釋文作幹乾不從木殻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所以乘風者爲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案釋文一本作窒易闐其无人陸釋文孟作窒虞翻注空也空之爲窒猶亂之訓治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

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姬魚○案釋文音吾吾魚聲相近

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惑之甚也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也會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真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爲正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故游萬物之終始矣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於萬物之性命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作○案釋文郄音綌物

奚自入焉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郤无朕无迹也外物何從而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忤○案別本作遌莊子亦作遌忤遌古字通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爲酒所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神定形不動以致於此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善於射者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乃不射之射也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案釋文音荀何承天纂要云吳人呼瞬目爲恂目復謂恂當作眴目之志爾於中也殆○案釋文一本作始据注終始初習語疑盧本作始與張湛本不同矣夫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得其妙也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案釋文說文字林並作䏦又作肥皆毀也說文無䏦字當作䏦䏦俗作肥把當作肥故釋文云字从其省多肉之肥字古作肥从卩不從色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偏視者顧眄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爲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廻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案釋文作叟音西口切三老五更老人之通稱作更於義亦通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既而狎侮欺詒攩㧌挨抌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憮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攩者觸撥之也㧌者拗捩之也挨者恥辱之也抌者違拒之也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以愚侮之衆偽爭應命耳故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碼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案張湛本作隈釋文一本作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

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從臺而下若飛焉入水取珠若陸焉入火往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爲神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聾盲之輩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

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況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周於宇宙功備羣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

子識之乞兒馬醫皆下人也遇之不敢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逆順同志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案莊子作便下同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沒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斷乃神會彼不能達

仲尼曰譆。案釋文作譩音衣與譆同歎聲也集韻與噫譆同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案張湛本舟下無也字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案釋文摳探也莊子作摳今本莊子作注者巧以鉤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投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鉤投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鉤之拙也若以黃金爲投者不敢祈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案拱內莊子作內拙釋文本作拙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案張湛本作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以爲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案釋文作鼂音條一本作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案枝字下別本有雖字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橛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爲

而有不得耶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而蕩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乖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案然字疑作焉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骨肉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羣有者在於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趙

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

以辯之其內忘[illegible]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爲之耶子夏曰我但知知而説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案未知之能知字疑衍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説言夫子能而不爲者方以仁義禮節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羣鳥獸焉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

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案莊子作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向○案莊子作鄉吾示之以地文萌○案張湛本作罪莊子作萌乎不誫○案莊子作震據注則本文誫字盧本作振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爲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案天文當作地文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有權而不用爲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爲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吾不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眹（○案莊子作勝郭注曰勝負莫得措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案莊子作桓）之潘（○案莊子作審下同）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

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案猗移莊子作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案莊子作弟陸釋文徐音頹文回反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絕思離念入於無爲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淼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案莊子作豕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份○案莊子作紛然而封戎○案莊子作哉釋文一本作戎音哉壹以是終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子列子之齊中

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𩐁○案即說文𩐁字或作齏見玉篇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案張湛本貨下有無字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愛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可

易習若退跡守闇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誨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 ○案張湛本保字下有汝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應 ○案張湛本作感 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若〇案張湛本作莫下同覺若悟何相孰也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〇案張湛本作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〇案張湛本舍字下有者字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妾乎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

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强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耶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爲强若遇敵於已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况出乎已者那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强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君子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

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爲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爲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爲神故神爲養生之主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

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牲犧禹朝羣神舜百獸則其事也○案百獸下當脫率舞二字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人最爲靈智耳智之尤者爲聖爲賢才之大者爲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旣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紀消〔○案張湛本作消釋文作消或作消所景切〕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速如影響者爲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

乃無敵於外物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摯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上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惠盎對曰孔墨是已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餘事陟乎德者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案釋文寡一本作曉寡人也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衆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羣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列子卷二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九葉